

★ The Stories ★
OF THE WORLD-FAMOUS UNIVERSITIES

世界名校故事

13

莱顿大学

主编 彭小云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顿大学/彭小云主编.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12

(世界名校故事)

ISBN 978 - 7 - 80150 - 594 - 1

I. 莱… II. 彭… III. 莱顿大学—概况

IV. G649. 56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800 号

书 名 莱顿大学

主 编 彭小云

编 审 徐文贵

责 编 隋书坦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 1000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960 × 640 1/16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8

字 数 10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50 - 594 - 1/G · 103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莱大沧桑



斗争中诞生的莱大	1
莱大的衰落与崛起	6
二战硝烟漫校园	23
新世纪莱大风采	34

莱大精英

近代自然科学的开拓者	51
最有建树的医学教育家	61

诺贝尔光芒

贫寒学子的自学路	65
挑战低温世界	68
铸就经济计量的光彩人生	81
千岛之国的骄傲	85
乐于助人的物理学家	90
发现“塞曼效应”的浪子	94

莱大荣光



“荷兰的母亲”	97
果断的新君主	108
莱大的“名誉博士”	114



莱大沧桑

斗争中诞生的莱大

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莱顿大学也许不像牛津、剑桥那样赫赫有名。但你一定知道科学巨匠惠更斯，知道物理学大师洛伦兹，他们都是出自莱顿大学。

莱顿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它是在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中建立的，与荷兰的命运息息相关。16 世纪，荷兰还处在西班牙王国统治之下，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许多荷兰人要到邻国比利



时的鲁汶大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去求学。当时欧洲各大学都以拉丁文作为授课语言，所以欧洲国家的学生跨国学习没有什么语言

障碍。

1568年，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殖民统治者阿尔法的独裁专制的大起义。这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战争持续了80年，史称“八十年战争”。在1572年7月，荷兰北方各省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成为独立的国家，威廉·冯·欧朗叶亲王被推举为总督。

起义者在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认识到，要想保卫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坚决挣脱罗马天主教的羁绊。他们决定禁止信奉罗马天主教，公认成熟了的加尔文教的象征——新教——是惟一的宗教信仰。由于这种情况，荷兰的法学家、神学家和医学家如果继续要到信奉天主教的鲁汶大学深造，就极其困难了。因此，迫切需要在荷兰国土上建立一所自己的大学。除此之外，欧朗叶亲王也迫切希望荷兰建立自己的“知识中心”，以便为维护国家独立和加强新教会力量培养人才。

1574年12月28日，欧朗叶亲王正式向国家提出创办一所大学的建议。1575年1月2日，国家接受了欧朗叶亲王的建议，决定把荷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设在莱顿市，以此来表彰莱顿市民在捍卫民族独立、抗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

1575年2月8日，莱顿大学在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中诞生了。这天上午，莱顿居民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参加和观看庆祝荷兰第一所高等学府——国立莱顿大学正式建立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主要是由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的市民自卫军官兵和刚刚被聘任的教师队伍组成。他们手举着旗帜和武器，以“圣经”为先导，通过一些临时搭起来的凯旋门，最后到达拉蓬堡大街，也就是当时莱顿大



学第一校址所在地。

一艘载着阿波罗和九个缪斯神像的木船在此迎候，它象征着莱顿大学的诞生得到了艺术众神的祐护。

莱顿大学刚成立时，校址设在拉蓬堡大街的圣·巴尔巴拉修道院。两年后，迁移到法里德·巴海纳教堂。1581年，又迁移到了改建的白尼姑修道院，也就是至今仍然被视为莱顿大学主要建筑的教学楼。楼里除了有大讲堂外，还有学位评议厅和校史博物馆。

最初，学校在资金方面还没有遇到很大困难，人们把被取代的修道院里的物资用来办学，当时最困难的是聘请不到称职的教师。1575年大学成立时聘用的那些教师，并没有打算长期在学校里任教。由于荷兰起义军内部在坚持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斗争问题上发生了矛盾，致使国内外一些学者放弃了到莱顿大学来任教的机会。

1579年以后，荷兰的政治局势有了新的转机。已经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北方各省结成了乌特勒支联盟，1588年正式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统治，成立七省联盟共和国，定名为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一直延续到1795年法国拿破仑军队入侵，在历史上存在了207年。

莱顿大学的学监们深深懂得，要想使莱大腾飞，跻身于世界知名学府之林，就必须不惜重金，招聘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莱大的第一任首席学监杜斯，亲自负责教师的延聘工作。

1578年，欧洲一位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利普西斯辞掉鲁汶大学的职务，来到莱大任教。他的到来，使莱顿大学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一年以后，法国的法学家多耐吕斯继利普西斯之后从德国的海德堡来到莱顿。1582年，《草药书》的作者多多纳斯离开维也纳



宫廷应邀赴莱顿大学医学院授课。多多纳斯在莱顿大学任教三年，直至去世。他为莱顿大学医学院带来了声誉，扩大了影响。

1592年，植物学家科鲁西斯在他65岁时不再继续授课，亲自为学校建立一个供教学和观赏之用的植物园。科鲁西斯是该植物园的第一任领导者，他于1609年去世。

为了使莱顿大学在各个学科领域都走在欧洲前列，莱顿大学的学监们十分重视知名学者的作用，尤其珍视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利普西斯对莱大发展的贡献。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591年，利普西斯重返天主教教会，回到德国的鲁汶大学任教。利普西斯走后，莱顿大学急需聘请一位像他那样德高望重的人文主义者和语言大师。不仅学监们为此尽心竭力，连荷兰总督毛利茨亲王（1567~1625年，威廉·冯·欧朗叶亲王之子）也亲自问过此事。学监们选中了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斯卡里格。于是他们和毛利茨亲王分别致函斯卡里格，邀请他赴莱顿任教，并且许诺给他提供优厚的待遇：他可以得到比任何同事都高的工资，并且可以免除授课的义务；他只需负责培养几位才华出众的学生；他的地位仅次于校长。1593年，为保证斯卡里格能够安全抵达莱顿，荷兰特派舰队前往直意大利迎接。斯卡里格在莱顿大学一直任职到1609年去世。

与利普西斯相比，斯卡里格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没有留下流芳百世的巨著，但是他用他渊博的知识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斯卡里格虽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医学、植物学和天文学也颇有研究。斯卡里格精通多种语言，发表过无数篇文章。他研究过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他填补了莱顿大学对东方语言研究的空白。



莱顿大学既重视罗致人才，也重视培养人才。在莱顿大学成立后的头 25 年期间，学校除了研究、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课程，也培养学生研究古代作家的作品，使得学生们能够寻觅到人类文明的起源，因此语言学在当时莱顿大学三所学院的教学处于重要地位。

17 世纪，荷兰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和舰队。荷兰利用海上优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与各国通商，并且抢占殖民地，给荷兰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随着荷兰经济和政治的崛起，莱顿大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欧洲著名大学之一。许多外国人慕名到莱顿大学求学。由于学校统一使用拉丁语授课。所以来自德国、法国、苏格兰、爱尔兰、奥地利、波兰、俄国、瑞典和丹麦等国的大学生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莱顿大学听课。

回顾莱顿大学开创之初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莱大的创业者们具有无比的魄力和伟大的胸怀。尽管在办学中遇到无数的困难，他们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兴办一所大学，而是竭尽全力地追求一个新型的，进步的和享有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他们为了尽可能多地聘请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不仅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在师资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让一些人免除教授课程的义务。经过他们的努力，莱顿大学在古代语言学、植物学和对阿拉伯语的研究等领域已在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莱顿大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那些创业者。特别是杜斯首席学监，他把整个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莱顿大学。



莱大的衰落与崛起

百年停顿

在大学中神学的主宰地位让给了科学，标志着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迈进。在此过程中，莱顿大学充当了急先锋。1587年莱顿大学的学监们决定建立一所植物园，使医学和物理学的教学更好地让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当时欧洲只有五所院校拥有用于植物医学教学的植物园。1594年，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几乎在同一时期，



医学学科的教学开始设置解剖直观教学课程。1589年学校又建造了一个解剖学直观教学大讲堂。解剖学直观教学课程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1633年，根据东方语言学家高吕的倡导，莱大建起了一座小型天文台。与此同时，医学教学也开始同临床相结合。莱顿大学领导者在兴建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设施方面表现出

极其卓越的战略眼光。这时的莱顿大学在自然科学与医学研究方面空前活跃，出现了惠更斯这样的科学巨匠。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莱顿大学成为欧洲一所具有吸引力的著名学府。在 18 世纪第一个 25 年，共有 1430 名德国人、406 名苏格兰人、339 名英国人和 147 名奥地利人在莱顿大学注册学习；但是，到第三个 25 年，只有 391 名德国人、55 名苏格兰人、125 名英国人和 7 名奥地利人在莱大求学了。到第四个 25 年，外国学生人数继续下降。

18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荷兰国力的衰退，工业和贸易的不景气，欧洲各国新大学的兴建导致大学之间产生对学生的竞争、对争聘名师的竞争以及经费等问题，莱顿大学在欧洲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了其它国家强有力的冲击。本来德国学生的人数一直居于莱大之首。可是，当德国的耶那大学、哈雷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格廷根大学建立后，许多学生被这几所大学吸引去了。供学生们自由选择的大学增多了，大学之间争聘名师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普普士国王和奥地利女皇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臣民为别的国家服务，采取了一些保守措施，如果普普士的大学教授接受莱大的聘任而向校方提出辞职，就会遭到拒绝。这样，莱顿大学从外国聘请教师就困难了。另外，莱大要求受聘的外国教授们必须承认新教，从而自己限制了自己向国外选聘教授的工作。

欧洲其他名牌大学如格廷根大学、维也纳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仿效莱大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医学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莱大自己的医学教育却一落千丈。在赫拉菲山德的继承者米森伯普克死后，曾一度对外界有很大影响的莱大物理学教学也停滞不前了。赫拉菲山德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被译成了英文和法文，西欧各校都使用这本书做教材。



莱大植物园在布尔哈维时代增加了许多新的植物品种，布尔哈维曾发表过两次莱大植物园植物品种的目录。可是，在布尔哈维之后，医学植物学教授 A·罗依恩声称没有时间整理他继任以后所新增添的植物品种目录。1754 年他的侄子 D·罗依恩接替了他的植物学教学工作后，也没有发表过植物品种目录和任何有关植物学方面的著作。

布尔哈维编写的化学教科书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他的继承者豪毕曾写过关于牛奶和胆汁的论文，也分析过海水和海水中出现的硫酸盐。但是，1755 年柏拉克开创性的实验一问世，豪毕就认识到他自己所做的实验没有多大意义，他的兴趣从致力纯化学研究转向研究人体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工作去了。豪毕编写的病理学教科书很受欢迎，被译成法文和德文出版。但是，布尔哈维死后第七年，莱大的医学临床实践课完全陷于瘫痪。豪毕和罗依恩都没有能够把莱大医学院的临床实践课恢复起来。

德国医学家哈勒曾经赞赏莱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珍贵的东西方手稿和新书，然而，自 1725 年以后，莱顿大学就几乎不再购买什么书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学科都象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科那样遭到厄运。解剖学在阿勒毕尼和桑迪佛尔特的领导下，在整个 18 世纪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阿勒毕尼编写的骨骼和肌肉解剖图解集受到全世界的公认。桑迪佛尔特对病理和解剖标本的杰出描述，被称为病理学图解法之父。而且语言学和法学也依然保持着它原有的优势和名气。

18 世纪中叶莱顿大学的某些学科像是又回到了 1590 年：古代语言学占据着荣耀的位置，罗马法做为法学研究的中心，科学家们



用圣经、旧约和新约做教材，医学院的学生们只能在课堂上听“医学实践”课。159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学科，到了18世纪中叶，除解剖学外，很少能保持住自己的地位：植物园凋敝，化学课衰落，医学临床实践课不受重视。

语言学和离不开语言学的神学、法学之所以能够保持比自然科学更多的优势，是因为这些学科历来在莱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实践中据有独立的地置。而那些新兴的自然科学学科，例如植物学和化学，则被视为医学的附属学科，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位置。这样，从事植物学和化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们觉得没有发展势头，纷纷改行从事医学研究和教学去了，从而导致这些新兴学科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

物理学也同植物学和化学的命运一样，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固定位置。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Physica”（物理）只被算做哲学的一部分。17—18世纪初叶，莱顿大学的佛尔德和赫拉菲山德把物理学引向以做实验为主的方向，使得“Physica”渐渐具有我们今天所称的物理学这个概念。但是，在赫拉菲山德时代，人们仍然把“Physica”称做“Proefondervindelyke Wysbegcerte”（实验哲学）。1749年，阿拉曼特当上哲学和数学教授后，又把“Natuurkunde”（物理学）这个概念局限于隶属兽医学的一门学科。实验物理学在莱大的几经波折，反映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不是笔直的。

在18世纪中叶的第三个25年，莱顿大学大体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人们为了改变学校不景气的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自然科学还是没有能够振作起来。

18世纪末叶，荷兰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在世界上建立的殖民体系随着英法等国家的兴起逐渐瓦解。1810年，拿破仑军队入侵



荷兰，荷兰被法国吞并。莱顿大学法学家凯姆伯积极投入荷兰人民反对拿破仑的抵抗运动。1813年，拿破仑占领军被击退，荷兰获得第二次解放。

1811年法国皇家学院的古非尔和诺爱勒做关于莱顿大学教育的报告时，指出，莱大的自然科学学科在还没有自己固定的位置时，是不会有真正的繁荣的。

从法国的短暂的吞并下重新获得独立后，荷兰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整顿。依照1815年的“皇家决定”，荷兰设置三所国立大学：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和格罗宁根大学。国立大学虽仍由学监管理，但大学人事任免、出版事务和重大决议，得通过设在海牙的荷兰政府。自此，莱顿大学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治体”了。但是，莱顿大学作为荷兰第一所大学的地位，则依然未变。按政府规定，莱顿大学可设教授位置21个，其余两所国立大学的教授位置只能各设3个。在教授的工资待遇上，莱顿大学也高于其余两所国立大学的25%。

作为由荷兰政府直接领导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莱顿大学自应很好地为解决荷兰王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服务。在法国侵略者被赶走之后，荷兰依然在沿用法国占领期间被强迫接受的法国法律。虽然，早在1798年通过的荷兰宪法规定1800之前制定几部荷兰自己的新法典，由于莱顿大学法学院长期以来以研究和讲授古罗马法典条文为己任，荷兰自己的新法典老是制定不出来。法学院将国家法和荷兰史逐渐取代罗马法列为法学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后，《荷兰民法》和《荷兰刑法》分别在1838和1886年问世。至此，罗马法才失去它在莱大法学院长期以来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只保留一些重要部分供普通教学和研究用。这个变化，导致外国学生到莱顿大学来

学法律的越来越少了。

在授课用语方面，莱顿大学的教授仍以坚持使用拉丁语的旧传统为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几乎全都改为使用本国语言取代拉丁语给学生授课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作法，同样导致外国到莱顿大学来求知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连莱顿大学的荷兰学生，也要求自己的老师用荷兰语代替拉丁语给他们上课了。拉丁语迟迟不肯离开莱顿大学的讲坛，也是事出有因。数百年的传统世俗之见，把通晓和使用拉丁语作为鉴定一个人是否“有识之士”的一把尺子：谁的拉丁语好，谁显得知识渊博；谁用拉丁语授课，谁的酬金多；谁能用拉丁文写诗，谁就受到尊敬。但是，世界不能停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时代而裹足不前，随着文艺复兴而兴起的以人文主义取代经院哲学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如果想在历史的车轮进入新时代的时候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和光荣传统，必须把革新求进放在首位。

19 世纪曾任荷兰王国政府首任首相的托尔拜克（1798 ~ 1872 年），在莱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不久，给学监们写了一封信，说服学监们在莱顿大学开设和开好荷兰语言学科，并建议各门学科都用荷兰语作为教学用语。托尔拜克在莱顿大学毕业后曾去德国一些大学访问，回国后，他不胜感慨地说，荷兰语言学在国外已不再算作一门学科了。他说，只有在文学基础知识研究方面，荷兰的大学还处在欧洲大学的领先地位。

繁荣的萌芽

19 世纪初，荷兰的教育界仍然受 18 世纪思想的强烈影响。当德国的学者们刚刚对古代的所有领域进行探索、~~这是~~一般性的研究



工作之时，莱大巴克的继承者高白特已经开始从事纯雅典风格作家的评论方面的专题研究。他的推测性评论再现了那时作家们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他在18世纪语言学复兴后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

莱大语言学在19世纪新的成绩表现在：荷兰文学和荷兰历史的科学研究方面。

1795年10月，热情的爱国主义者桑特学监建议设立一个“荷兰语雄辩术”副教授的位置，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练习必要的语言艺术的机会。第二年，桑特的建议得以实现，年轻牧师西根贝克被任命为这一职务。从此，荷兰语终于在莱顿大学教学中找到了一小块空间（其他课仍用拉丁语讲授）。从1815年开始，西根贝克也上荷兰国家史课，但是他只能把瓦格纳根据口头流传整理的读物当做教材使用。他担任荷兰语雄辩术课的任务多于语言课的任务。

1853年，福里斯接替了西根贝克的工作。1860年他把国家史课转让给福劳依恩，福劳依恩是位颇有影响的荷兰历史学家。与荷兰语有关的专业在知识界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福里斯和福劳依恩两人都是高白特的弟子，受到过同样严格的语言学训练。福里斯进莱大时，从事现代



荷兰语和中古荷兰语的研究工作。后来，他们两位的学生把他们的工作方法又传播到了其他荷兰大学。

莱大的自然科学教育经过一段衰落时期之后，又逐渐地得到了国家的重视。许多社会团体为自然科学的继续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1753 年，“荷兰科学协会”在哈雷姆市成立；1769 年“巴达维亚实验哲学协会”在鹿特丹建立；1778 年“台勒协会”在哈雷姆诞生。大约在 1785 年前后，莱大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开始出现了繁荣的萌芽。

1785 年，莱顿大学决定建立一幢完全新式的教学楼，其中有一部分是为物理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设计的。1787 年，在伯莱斯威克学监建议下重新恢复了医学临床实践课。卡西里雅医院为临床实践课提供了 20 张床位。虽然他们的追求收效不明显，然而学校采取的这些措施鼓舞了要求革新的人们。在荷兰共和国最后的几年里，第四次英国战争之后（1780~1784 年），由于缺少资金，那些珍贵的计划只能放在纸篓里。自然科学学科的教授们的愿望成了泡影。

1784 年，佛勒特伦接受了上化学课的任务，但是他对化学的发展没有提出什么新理论。1785 年，达门开始在莱顿讲授高等数学，两年后又接受了实验物理课。达门于 1793 年去世后他的继承人纽兰特仅做了 18 个月的教授也离开了人世（他去世时只有 30 岁），使得物理学和化学学科出现了空缺。尽管学监们尽了极大的努力，也没有为这两个学科找到合适的继承人。

学监们为了能让数学和物理学专业开课，临时任命艾埃克为讲师。他虽然年轻，可是他的拉丁语诗歌很受人们的赞赏。同时他们继续寻觅更优秀的人选。最后他们不得不正式任命艾埃克为正式教授，他在物理教学中完全按照医学学生们的需要讲课，致使物理学的工作没有新的起色。与此同时，学校把化学教学委托给伯鲁赫曼斯。他从 1786 年就开始担任莱大的植物学教授、从 1787 年起还任动物学教授，他的担子非常重。但是像伯鲁赫曼斯这样多才多

艺的学者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下也会忽视一些个别专业的发展，因此他呼吁：一个学者不能同时从事过多学科的工作。

自1799年之后，医学院临床教学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已经有一幢稍大点的楼专供临床实践教学使用。楼内设有外科部和产科部，共有32张床位。1785年后的20年间，阻碍莱顿大学发展的弊病得到了解除。但是医学和自然科学的重新繁荣时代还没有到来。

1813年荷兰从拿破仑统治下获得解放后，人们又鼓起勇气建设自然科学。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快。科学研究成果还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纯科学的繁荣仍然没有到来。另外，也有些客观原因，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在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王国后极其困难。国家要求人们尽最大可能地节省资金，新上马的学校建设工程不得不停止。1850年，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可是学校的科研工作还不能展开翅膀自由翱翔。托尔拜克首相认为：大学教授应把教书做为第一目的，而不是从事科研工作。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青年，科学这个词的意义就是要为社会尽职”。他反对有些学科教学分开，他也不赞成给高等院校较多的经济支助。他说，“高等教育资金的增多，一般会使人的奋发精神减少。”托尔拜克想用德国大学自奋的例子解释他的主张。但实际上，德国的大学靠自己的奋斗精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而荷兰却落后了。

19世纪，莱大实验室的陈旧设备和所做的实验更是令人非常沮丧。化学教授保恩被迫自己解囊购买实验仪器。1831年他死后，米勒德参观实验室时不得不确认：实验室内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个钳子都看不到——显然保恩自己的仪器已被取走。参观完实验室

